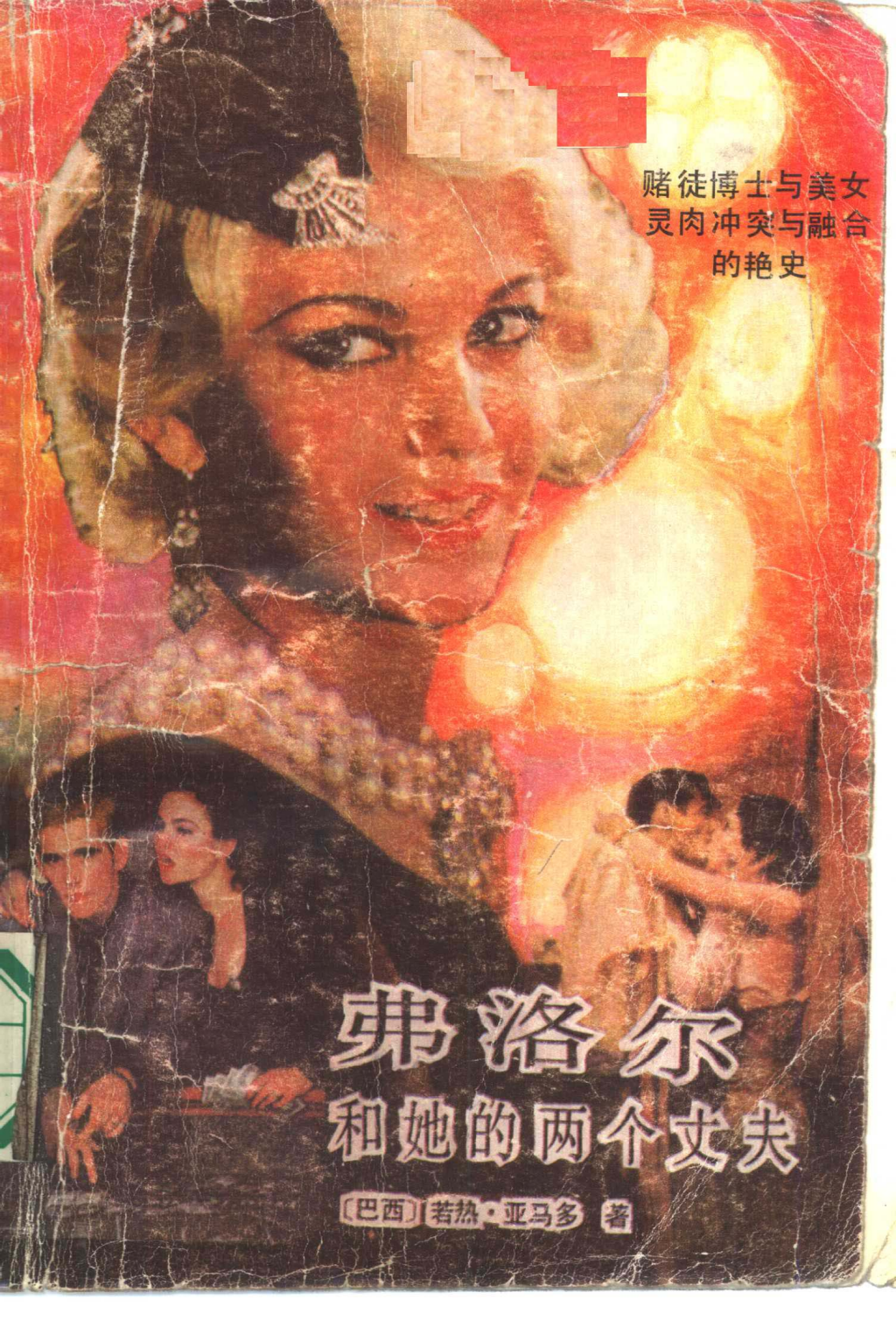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large, central illustration of a woman, Florio, with a dramatic, dark hairstyle and a jeweled headpiece. She is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side with a subtle smile. The background is a vibrant, fiery red and orange. In the lower left, a man and a woman are depicted in a dark, possibly underground setting. In the lower right, a man and a woman are shown in a more intimate, embracing pose. The overall style is reminiscent of classic pulp magazine covers.

赌徒博士与美女
灵肉冲突与融合
的艳史

弗洛尔 和她的两个丈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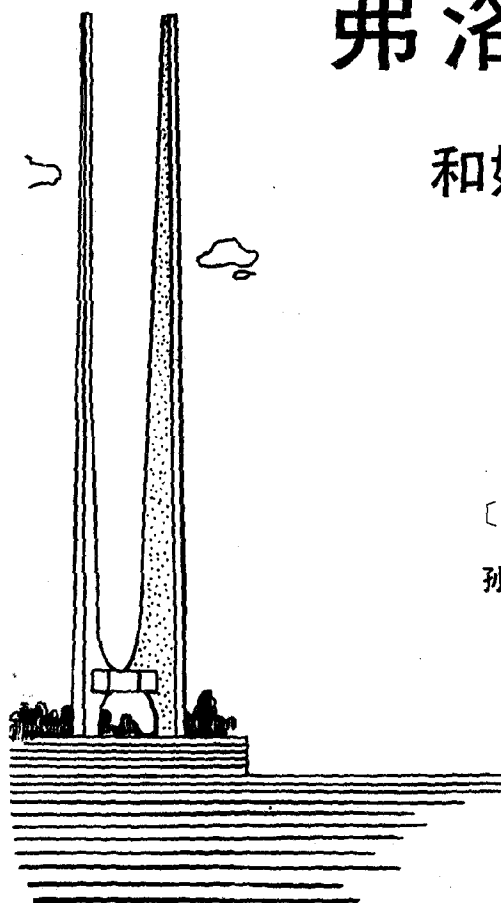
〔巴西〕若热·亚马多 著

弗洛尔

和她的两个丈夫

〔巴西〕若热·亚马多 著

孙成敖 范维信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Jorge Amado
DONA FLOR E SEUS DOIS MARIDOS

根据巴西里约热内卢 RECORD 出版社 1978年第三十版译出

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

〔巴西〕若热·亚马多著

孙成敖 范维信译

责任编辑：刘存沛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0 字数：420,000

1987年10月第一版 1989年5月第三次印刷

印数：—122,000

ISBN 7-222-00059-3/I·11

定价：6.55元

第 一 章

弗洛尔太太的第一个丈夫瓦迪尼奥之死，对他尸体的守灵与安葬。

（演技超群的卡尔利尼奥斯·马斯卡伦尼亚斯弹奏着四弦琴）

美味与艺术烹调学校

为守灵人什么时候供应和供应什么食品

（弗洛尔太太对一名女学员提问的回答）

不能因为这一天杂乱无章，不能因为这一天悲痛、难过和眼泪汪汪，不能因此就可以使守灵变得徒有虚名。假如家庭主妇泣不成声，精神恍惚，神志不清，肠断魂消，或者棺材里死去的人就是家庭主妇，假如她已经不能出头露面，那么她的一位亲戚或是一位朋友就要来负责招待参加守灵的人，因为不能慢待他们，不能没有吃的和喝的东西。这些热

心的人深更半夜来守灵很辛苦，有时候赶上冬天是很冷的。

为了使守灵不死气沉沉，为了真正使死者体面荣耀，使他死后的第一个惶惑不安之夜能够轻松愉快，就必须热心地招待好守灵的人，既要使他们精神愉快，又要使他们的食欲得到满足。

什么时候供应和供应什么食品呢？

一整夜自始至终都要供应。咖啡是必不可少的，一直不能断，当然是用小杯喝的那种。至于咖啡再加牛奶、面包、黄油、干酪、少许的小块饼干、木薯粉制成的点心或木薯干糕、蒸饼夹整炸鸡蛋，这些只在清晨给后半夜守灵的人吃。

壶里最好总是有开水，以便随时可以冲咖啡，因为总有人陆续前来。要准备些家常小甜饼和饼干就着咖啡喝。间或端上一盘咸食，可以是面包夹干酪、火腿或香肠之类的简单食品，因为是办丧事，这就足够而且绰绰有余了。

如果是有身份的人家，能够拿出一大笔钱来，那么午夜时分就该准备一杯又浓又热的巧克力饮料，或是油汪汪的鸡汤大米粥。同时，还要准备些鳕鱼丸子、油煎饼、普通的干炸丸子以及各种甜食和干果。

在喝的方面，如果是有钱的人家，除了咖啡之外还可以准备些啤酒或果酒，但只是在上鸡汤大米粥和油煎饼时喝上一杯。绝对不能喝香槟酒，否则有失体面。

有钱人家也好，无钱人家也罢，都必须随时有上等白酒。什么都可以不准备，包括咖啡在内，但白酒必不可少。没有白酒就显得不够隆重。守灵而不准备白酒是对死者缺乏尊敬，意味着对死者无动于衷或缺乏爱心。

狂欢节中的一个星期日上午，弗洛尔太太的第一个丈夫瓦迪尼奥突然在离家不远的七月二日广场^①上死去了。当时，他化装成一名巴伊亚州妇女，正随着一支狂欢队伍忘情地跳着桑巴舞。他并不属于这支队伍，而是和四位也都化装成巴伊亚州妇女的朋友一起参加进去的。他们五个人刚刚还在卡贝萨街的一个酒店里大喝威士忌酒，一位名叫莫伊泽斯·阿尔维斯的可可庄园主在那里慷慨做东，此人极其富有，挥金如土。

这支狂欢队伍拥有一个由大提琴和横笛组成的人数不多但非常精干的乐队，演奏四弦琴的名叫卡尔利尼奥斯·马斯卡伦尼亚斯，他长得瘦骨嶙峋，是位在妓院里颇享盛名的人物。啊，一位多么神妙的四弦琴手！小伙子们化装成吉卜赛人，姑娘们则打扮成匈牙利或罗马尼亚的农村妇女。然而，不论是匈牙利还是罗马尼亚，也不论是保加利亚还是捷克斯洛伐克，那里的农村妇女从不象这些姑娘们那样扭动自己的身躯。这些混血姑娘们正值芳龄，一个个都打扮得花枝招展。

瓦迪尼奥比任何人跳得都更加欢实。刚一看到这支狂欢队伍在拐角处露面，刚一听到骨瘦如柴的马斯卡伦尼亚斯演奏出的美妙的四弦琴声，他便飞快地奔上前去，来到一位化

① 1823年，巴伊亚州爆发了一场独立战争，同年7月2日将葡萄牙军队驱逐出该州，该广场即以此得名。

装成罗马尼亚妇女的姑娘面前。这位姑娘穿红戴绿，身材高大，就象是一座高高耸立着的教堂——圣弗朗西斯科教堂，因为她的衣服上装饰着许多金色的箔片——瓦迪尼奥高声喊道：

“我来了，我的俄国美人托罗罗……”

化装成吉卜赛人的马斯卡伦尼亚斯身上佩戴着大大小小的玻璃串珠，耳朵上悬挂着一串串节日用的装饰环。他的四弦琴演奏得越来越出色，横笛和大提琴也随之更加动听。瓦迪尼奥以其特有的热情——除了工作之外，无论干什么事他都是如此——跳起桑巴舞来。他在狂欢队伍中间来回地旋转，在那位身材高大的混血姑娘面前使劲地跺着脚，扭动着身子向她靠近，准备跟她跳蹭肚皮舞^①。就在此时，他突然发出了一种低沉而痛苦的声音，两腿摇晃得难以站立，身子向一侧倒去，在地上滚动了几下，嘴里流出了黄色的液体，脸因为临死时的抽搐而歪斜，心满意足的微笑还没有来得及完全消失。他至死还在开心地欢度着狂欢节。

瓦迪尼奥的朋友们还以为他是因为喝酒太多而醉倒的。他们指的不是庄园主请他们喝的威士忌，四五杯威士忌是不可能使瓦迪尼奥这种人醉倒的。从狂欢节的前夜开始，直到市中心广场的胜利酒店正式宣布狂欢节开始的那个中午为止，瓦迪尼奥一直在喝白酒，此时这些酒一下子全部涌了上来，把他打倒在地，使他昏睡过去了。但是那位身材高大的女人却没有受骗：她是一名职业护士，已经习惯于跟死神打交道了，每天在医院里都经常见到有人死去。就是她也不敢完全

① 巴西狂欢节中的一种舞蹈。

肯定，因为瓦迪尼奥正准备去蹭她的肚皮，眨巴着一只眼睛，要跟她跳桑巴舞。她弯下身去，把手放在瓦迪尼奥的脖子上，接着便浑身发抖，腹部和脊柱不由得直冒冷气：

“他死了，我的上帝！”

其他人摸了摸年轻人的身体，把了把他的脉搏，扶起他那长着一头金发的脑袋，听听他的心脏是否还在跳动。可什么也没听到，已经不可救药了。瓦迪尼奥就这样永远地告别了巴伊亚市的狂欢节。

2

狂欢队伍和整个一条街沸反盈天。周围有人在乱跑，正在狂欢的人们一下子乱了套。更有甚者，声名狼藉的阿内特——一个浪漫而又歇斯底里的年轻妓女——竟利用这样一个大好机会犯起精神病来。只见她低声尖叫了几下，看样子马上就要昏迷过去。她的这一切表演都是做给一副娇态的卡尔利尼奥斯·马斯卡伦尼亚斯看的。这位性格狂躁、动不动就犯精神病的女人对马斯卡伦尼亚斯一往情深——她自己说她过于敏感，每当马斯卡伦尼亚斯弹奏起四弦琴时，她就犹如一只母猫似的浑身战栗。现在四弦琴不响了，毫无用处地倒悬在这位艺术家的手里，仿佛是瓦迪尼奥把它最后弹出的乐曲声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人们从四面八方跑来，消息很快便在附近流传开了，接着又扩散到了圣佩德罗、塞特大街和坎波格兰德，招来了一大批好奇的人。尸体周围站着一小圈人，你推我搡，议论纷

纷。一位住在索德雷街的大夫被请来了。一名交通警察掏出哨子，一个劲地吹个不停，仿佛是向全城和整个狂欢队伍宣告，瓦迪尼奥死了。

“真的，的确是瓦迪尼奥，可怜的家伙！”一个戴着用袜子做成的假面具、模样十分古怪的人证实说，狂欢的兴头随之消失了。所有的人都认出了瓦迪尼奥：他的那副兴高采烈的神情，参差不齐的髭须，游手好闲的高傲劲头，早已为众多的人们所熟识，尤其是在那些喝酒、赌博和开心取乐的场所，他更是一个备受欢迎的人物，何况这里离他的家又是这么近，没有谁认不出他来。

另一个戴着很大的熊头假面具、身穿粗布衣服的人挤过水泄不通的人群，来到了尸体的跟前。他摘下假面具，露出一张悲伤的面孔、无精打采的髭须和光秃秃的头顶，低声说道：

“瓦迪尼奥，我的好兄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出了什么事？是怎么死的？”人们在互相地询问着。有人回答说：“是喝酒喝的。”对如此意想不到的死亡做出了一种过于简单的解释。一位背都驼了的老太婆停了下来，瞥了死人一眼，问：

“他还完全是个小伙子，怎么年纪轻轻的就死了呢？”

就在提问声和回答声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医生把耳朵贴在瓦迪尼奥的胸前，明知无用，还是最后又听了一次。

“他当时正在跳桑巴舞，可欢实了，没有对任何人讲一句话，身子一歪，倒在地上就真的死了。”他的四个朋友中的一个解释说，此时他的醉意已经完全消失，头脑突然变得清醒，而且万分激动。他的身上胡乱地穿着巴伊亚州女人的

服装。脸上涂着大红的颜色，眼底下用烧焦的软木描上了深深的黑眼圈。

人们不应对这五个小伙子化装成巴伊亚州女人一事疑神疑鬼，他们个个都是十足的男子汉。他们所以化装成巴伊亚州女人，乃是为了更好地嬉戏、逗笑和恶作剧，而不是因为他们偏爱于女性化，有什么令人怀疑的怪癖。瓦迪尼奥穿着一条浆洗过的白色裙子，裤裆处系着一块粗大的木薯，每走一步他都要撩开裙子，把那个奇特而且猥亵的东西显露出来，使得女人们不得不捂着脸暗自发笑，为想入非非而感到害羞。现在，木薯被甩在一边，悬在瓦迪尼奥露出来的大腿上，已经不能再使任何人发笑了。他的四位朋友中的一个走过来，从瓦迪尼奥的腰上解下了木薯。即使如此，死者的模样也依然很不体面，很不庄重。他是正在参加狂欢节时死去的，胸前没有被子弹击中或被刀砍开而流出来的鲜血，从而使他化装过的容貌有所改观。

弗洛尔太太几乎是和警察同时赶到的，诺尔玛太太理所当然地走在她的前面，嘴里不停地喊叫着为她开路。她由热心的女伴们搀扶着，刚在街角一露面，所有的人立刻便猜到了她就是死者的遗孀，因为她边走边喘着长气，痛苦地呻吟着，丝毫不想抑制住自己的泪水，最后失声大哭起来。此外，她身着一件相当旧的、只有在家里打扫卫生时才穿的便服，脚下是一双拖鞋，而且还没有梳头。尽管如此，她也是漂亮的，看着令人心情舒畅：小巧玲珑，丰盈而又不显得肥胖，皮肤黧黑，光滑的头发黑得发育，双眸脉脉传情，厚厚的嘴唇微启，牙齿整齐而洁白。“令人馋涎欲滴”，瓦迪尼奥在充满柔情的日子里常常这样夸奖弗洛尔。这种时日也许极少，

然而却是令人无法忘怀的。谁知道呢，也许因为弗洛尔太太是烹调教师，所以瓦迪尼奥就在这些田园诗般的日子把她称做是“我的玉米蜜饼，我的香喷喷的夹馅炸糕，我的油炸肥笋鸡。”把弗洛尔太太比喻成这些美味食品，恰好使人正确地认识到她的迷人之处：弗洛尔太太生性娴静而温顺，然而身上却隐藏着某种令人动情的魅力。瓦迪尼奥十分了解自己的妻子：那种因胆怯而受到抑制的渴望，那种深藏在心底里的情欲，一上床瓦迪尼奥就会把它们激发出来，使其变得十分强烈直至无法抑制。当瓦迪尼奥兴致勃勃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男人能比他更加令人陶醉，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够不为之动心。弗洛尔太太从来不能抗拒他的魅力，即使在她最近满怀愤慨和暴怒的时候也依然如此。她曾多次怨恨过瓦迪尼奥，后悔当初不该把自己的命运与这样一个放荡不羁的人连在一起。

然而，在痛不欲生地向死得很不是时候的瓦迪尼奥走去的时候，弗洛尔太太已经昏昏沉沉，脑子里空空荡荡，什么也回想不起来了。她既想不起那些充满柔情的合欢时刻，更想不起那些可怕的、万分痛苦和异常孤独的日子，仿佛丈夫一死，他身上的所有缺点便已全部消失，或是在“他匆匆地路经这个愁泉泪谷^①时”根本就不存在着这些缺点。

“他路经这个愁泉泪谷的时间太短暂了。”还在弗洛尔太太尚未走近丈夫尸体之前，令人起敬的埃帕米农达斯·索扎·平托老师便矫揉造作地匆忙说道，企图以此来向这位遗孀致以问候并表示哀悼。吉萨太太也是一位老师，而且在某

① 此处指苦难重重的尘世。

种程度上说是位颇受尊敬的老师。她不让她的同事匆忙行事，也忍住了自己的笑声。瓦迪尼奥刚满三十一岁，如果说其人生道路的确是短暂的，可对他来说——吉萨太太十分了解此人——尘世却不是什么愁泉泪谷，而是他摇唇鼓舌、诱人上当、欺诈蒙哄和作孽犯罪的舞台。当然，他也有难过和慌乱的时候，也会身陷困境、极度苦恼和承受突然的打击：需要偿还所欠的债务，需要说服为自己的借据做保的证人，必须兑现的许诺，无法推迟的期限，起诉书和律师事务所，银行和高利贷者，阴沉的面孔，朋友们的规避，更不用说弗洛尔太太的心身所承受的痛苦了。吉萨太太用蹩脚的葡萄牙语——她是个加入了巴西籍的美国人，并且自以为就是巴西人，可这该死的语言，啊，她至今还没有掌握好——表示，如果瓦迪尼奥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有过眼泪的话，那么也是经过弗洛尔太太的眼睛流出来的，而且流得很多，对一对夫妻来说简直是太过分了。

瓦迪尼奥竟如此突然地死去了，吉萨太太回想起他的时候有的只是怀念：不管怎么说，瓦迪尼奥对她是十分友好的，况且也有其可爱和迷人的一面。然而不能因此，也不能因为瓦迪尼奥穿着巴伊亚州女人的服装，躺倒在地，死在了七月二日广场上，吉萨太太就突然转而把他奉若神明，歪曲事实真相，臆造出另一个白璧无瑕的瓦迪尼奥来。她是这样向她的邻居和挚友诺尔玛太太解释的，然而却没有从同伴那里得到预期的支持。以往，诺尔玛太太曾多次把瓦迪尼奥骂得狗血喷头，跟他大吵大闹或者苦口婆心地规劝。有一天，甚至威胁说要把警察找来。可是在这最后的悲痛时刻，她却不希望去谈论死者主要的、令人可憎的一面，而只想赞扬他好的。

一面：天生的殷勤，随时准备同情和帮助他人，对朋友们一片忠诚，无可争议的慷慨大方（尤其是借花献佛的时候），无穷无尽的生活乐趣。此外，诺尔玛太太正忙于陪伴和照料弗洛尔太太，根本就没有心思去听吉萨太太的铁面无情的真理。吉萨太太就是这样一个人：真理高于一切，有些时候几乎显得过于尖刻和执拗。她所以采取这种态度也许是为了防止自己过于忠厚，因为她常听信一些无稽之谈，对所有的人都给予信任。不，她回忆瓦迪尼奥的种种劣迹不是为了批评或是指摘他，吉萨太太喜欢瓦迪尼奥，两个人经常在一起促膝长谈，她很愿了解与瓦迪尼奥为伍的那些为社会所不耻的人的心理活动，瓦迪尼奥则把他们的故事讲给吉萨太太听，同时偷看她领口处袒露出来的长有斑点的发达的乳房。也许吉萨太太比诺尔玛太太更加了解瓦迪尼奥，但是与后者相反，她决不放过瓦迪尼奥的任何一个缺点，不会仅仅因为瓦迪尼奥已经死了就胡说八道。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吉萨太太是不会自欺欺人的，现在显然不是这种情况。

弗洛尔太太紧跟在诺尔玛太太的后面挤过人群。很多人都认识诺尔玛太太，她走在前面用胳膊肘推开众人为弗洛尔太太开路。

“让开点，让开点，让这位怪可怜的女人过去……”

瓦迪尼奥躺在用平行六面体的砖铺成的地面上，嘴微微地笑着，面色苍白，头发金黄，显得异常安静和纯真。弗洛尔太太呆立了片刻，打量着瓦迪尼奥，仿佛迟迟才认出了自己的丈夫，或许——这种可能性很大——迟迟才接受了这一事实：瓦迪尼奥的的确确已经死去了。但她只是呆立了片刻，接着就出自肺腑地喊叫，扑向瓦迪尼奥的尸体，紧紧地抱住

他那一动不动的身子，吻他的头发，吻他那涂着大红颜色的面颊，吻他那睁着的眼睛，吻他那迷人的髭胡，吻他那张失去了生机、永远失去了生机的嘴巴。

3

时值狂欢节中的一个星期天。那天夜里，谁不想去参加节日的乘车游行，谁没有地方参加狂欢舞会，谁不把节日活动一直安排到凌晨呢？尽管如此，为瓦迪尼奥守灵一事依然取得了成功，并且正如诺尔玛太太所证实和所宣称的那样，是“一次真正的成功”。

运尸车上的人把瓦迪尼奥的尸体放在了卧室的床上，只是后来才由邻居们把它移至到了客厅。殡仪馆的职工们忙得不可开交，这些人的工作因为狂欢节的缘故而大大增加了。正当其他的人尽情地狂欢之时，他们却要跟死人，跟那些灾祸和斗殴的受害者们打交道。运尸车上的人撤去了包尸体用的肮脏不堪的床单，把死亡证明交给了弗洛尔太太。

象上帝刚把他降生到尘世时一样，瓦迪尼奥全身赤裸地躺在铁制的双人床上。铁床的床头和床腿都经过精心雕琢，是六年前结婚时弗洛尔太太在家俱拍卖市上买来的转手货。房间里只有弗洛尔太太一个人，她打开信封，取出医生开的死亡证明，仔细地琢磨起来。她摇了摇头，无法相信证明上所写的死因。谁能相信呢？看上去他是多么健康，又是多么年轻啊！

瓦迪尼奥总是夸耀自己从未生过病，可以一连八天八夜

不睡觉地赌博、喝酒或是跟女人们一起寻欢作乐。难道他不是真的好几次八天没有回家，把弗洛尔太太一个人丢在家里，使她绝望得都快发疯了吗？可是医学院的大夫们开具的证明却写得明明白白：此人肝脏功能丧失，肾脏受到严重损害，心力衰竭，已无法医治，随时可能象这次一样突然死去。纵酒，整夜地泡在游艺场里，无节制地寻欢作乐，为了赌博而不要命地四处奔波去弄钱，这一切已彻底地摧毁了他那漂亮而健壮的身体，只是表面上还看得出来罢了。是的，只看他的外表，谁能想象得到他已经被如此无情地宣判了死刑呢？

在把热心而性急的邻居们叫进房间为瓦迪尼奥穿上衣服之前，弗洛尔太太凝神专注地打量着丈夫的遗体。瓦迪尼奥象平日所喜欢的那样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胳膊和腿上长着一层金黄色的细软汗毛，胸前是一片金黄色的浓密的汗毛，左肩上有一块被刀砍过的伤疤。她的丈夫是何等地漂亮，何等地富有男人的特征，对上床以后的事又是何等地精遥呀！年轻寡妇的泪水再次夺眶而出。她努力不自己去想正在想着的事情，这不是守灵之日应该想的东西。

看到瓦迪尼奥这样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弗洛尔太太尽管竭尽全力，依然不能不继续回忆他在求欢时的那副模样：瓦迪尼奥不能容忍两个人身上穿任何衣服，甚至不能盖遮羞的被单。他是不理会什么叫羞涩的。每当他招呼弗洛尔太太同房的时候，就这样对她说：“我的宝贝儿，咱们来交欢一回。”对瓦迪尼奥来说，同房就象过节一样无限欢乐和无限自由。婚后最初一段时间，弗洛尔太太感到极为害羞可又毫无办法，因为瓦迪尼奥一定要她脱得一丝不挂：

“哪儿见过穿着衣服交欢的？为什么你要把身子遮盖起

来呢？这是圣洁的事情，是上帝在天堂里发明的，难道你不知道吗？”

不仅把衣服脱个净光，而且觉得这还不够，还要在她那富有曲线和充满弹性的肉体上到处乱摸。弗洛尔太太想把身子遮盖起来，瓦迪尼奥则笑着把被单拽走，把她那坚实的乳房、动人的臀部和几乎没有汗毛的腹部暴露得一清二楚。他把弗洛尔太太当作一个玩偶，或是一朵含苞欲放的玫瑰花，每一次交欢都能使它绽开吐艳。弗洛尔太太渐渐地不那么胆怯了，开始变得越来越狂热和无所顾忌。但是她一直没有完全失去端庄和羞涩，瓦迪尼奥每次都需要重新征服她，因为她刚从疯狂、大胆和忘情的呻吟中清醒过来之后，就立刻又变成一位羞怯和庄重的妻子了。

房间里，只有弗洛尔太太一个人守在瓦迪尼奥的尸体旁边。直到此时她才完全明白，自己已经成了寡妇，再也得不到瓦迪尼奥，再也不能在他的怀抱里欣喜若狂了，因为从这个悲痛的消息在众人中流传开来时起，直到傍晚时分殡仪馆的人把瓦迪尼奥的尸体运回家中时为止，这位烹调学校的女教师一直象是生活在恶梦之中，同时还有一点兴奋：听到这一消息时所受到的冲击，一路上痛哭流涕地来到七月二日广场，看到了瓦迪尼奥的尸体，人群把她围起来，对她表示关心，向她表示同情和给予劝慰，然后又几乎是由诺尔玛太太和吉萨太太以及埃帕米农达斯老师和酒店老板西班牙人门德兹搀着回到家里。这一切都如此匆忙和如此纷乱，以致她没有时间去思考和完全接受瓦迪尼奥已经死去的现实。

尸体从广场运往殡仪馆去了，可即使这样她也没有得到片刻安宁。突然间，她不仅成为她所居住的这条街道的而且

还成为毗邻的几条大街的中心人物，而这又是发生在狂欢节中的一个星期天里。在人们把裹着一条被单的瓦迪尼奥和卷成一个小包的那身鲜艳的巴伊亚女人衣服送回家中之前，殷勤友好的邻居、熟人和朋友们一直不断前来向弗洛尔太太表示哀悼。诺尔玛太太和吉萨太太几乎完全不顾她们自己的家务——由于狂欢节的缘故已经多少有些顾不上了，——把做午饭和晚饭的事完全交给手忙脚乱的女佣人，一直陪伴着弗洛尔太太，一个比一个更加殷勤，一个比一个更加善于劝慰。

外面，人们正欢度着狂欢节：一支支的狂欢队伍，一拨拨随行的人群，参加狂欢的人带着假面具，穿着珍贵华丽或滑稽可笑的化装服饰，无数个乐队演奏着乐曲，无数的人跳着泽佩雷拉舞^①和扎木巴斯舞^②。又一支狂欢队伍过来了，又一拨随行的人群跟在后面，一支黑人狂欢队伍用力地敲击着手鼓。诺尔玛太太无法克制住自己，不时地跑到窗前，趴在窗台上，跟某个带着假面具的熟人挤挤眼，开上几句玩笑，把瓦迪尼奥的死讯告诉他，看到有人穿着新奇独特的服饰或是一支美不胜收的狂欢队伍时就鼓掌叫好。如果街角出现一支特别热闹的狂欢人群，有时她还要叫上吉萨太太。傍晚时分，一支号称“大海之子”的黑人狂欢队伍走进了这条大街，一大群人跟在后面跳着桑巴舞，场面实在令人难以忘怀。这时，就连泪水盈眶的弗洛尔太太也走近窗边，偷偷地观看着这支为报纸大肆宣扬过的巴伊亚市最精采的黑人狂欢队伍。她虽然在观看，可是却没有露面，而是躲在吉萨太太

①、② 狂欢节中所跳舞蹈的名称。